

# 冯梦龙全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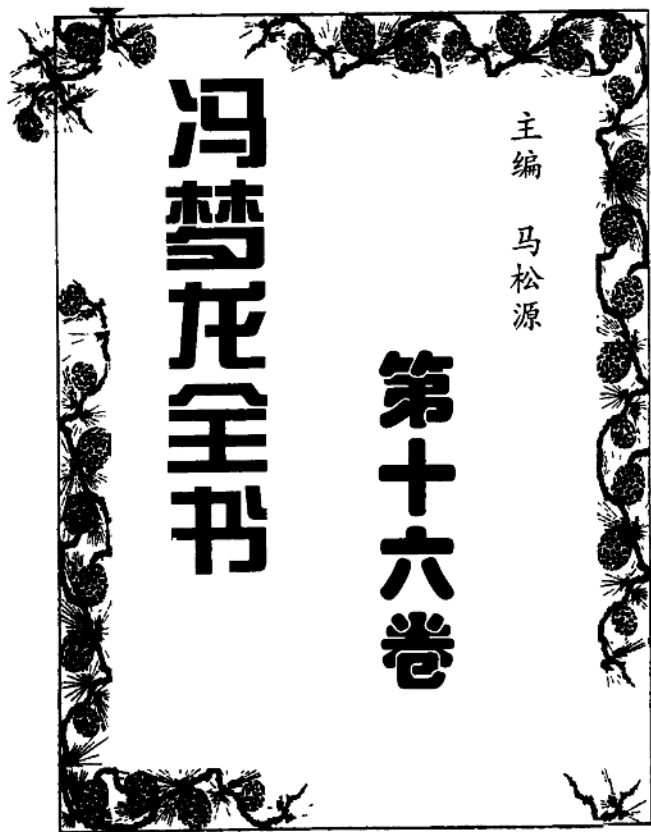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主编 马松源

# 第十六卷

# 冯梦龙全书



# 新 列 國 志

(下)



##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

郤克盟齐之事，殊为可笑。意欲质人国母，而又欲易其田亩，此万万不能之事。即牧豎小儿，亦皆知其不可也。若郤克因恨齐之深，预定制胜之计，故出难题，使之不从而后战，冀灭其国以舒忿，犹可自解。既无深谋远见，反使齐人责备一番，殊觉削色可耻。及国佐说到合兵再战，一揖出营，又无别策以困之，乃使人追回而与盟，举动乖张，言词孟浪，可笑极矣。郤克为卿，颇觉不满人意。

屈巫在楚，亦算大臣。为了一个夏姬，费却许多心力，逛君欺友，弃命害家，做出许多乖张举动，总是淫之一念所使耳。色之迷人，可畏如此。一友曰：“今人为了一个不堪婊子，弄得疏亲慢友，兄弟参商，夫妻反目，七颠八倒，破产丧家者多矣！况这等一个妙物，岂不值得一死乎？”举座闻之，无不绝倒。

屈巫奔晋通吴，遂致强吴而削楚，使子侧、子重奔命不暇。然则能臣去留，所关岂浅小哉！

按《左传》：赵婴通于庄姬，同、括放之于齐，事在鲁成公五年，为晋景公之十四年至十七年。庄姬以赵婴之亡故，怨同、括，潜于晋侯，言二人以为乱。晋景公乃杀同、括，以韩厥言赵氏世有大勋于晋，不可无后，乃立赵武而反其田，即在本年中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亦载之于景公十七年，其事与《左传》同，而不载赵婴、庄姬事。景公之死，则在十九年。两书始终皆无屠岸贾名。至于屠岸贾，及程婴、公孙杵臼匿孤复位等事，见于《赵世家》。而屠氏之攻赵族，则在晋景三年。后十五年，而赵孤始出，则应在景公之十七年或十八年。又曰景公疾，卜之，“大业之后不遂，鬼为祟。”始问于韩厥，而求赵孤，族诛屠氏，其事与《左传》全反。是司马迁当日已不免自相矛盾矣。当日此事始末，不知传自何人，司马氏遂据之以作《史记》。其事之有无，虽不可知，但司马远而盲左近，且经成于圣人之手，即无破绽，亦当信《左》而不信迁，况迁又自相矛盾乎？但《史记》所载屠岸贾攻灭赵氏，则未尝禀命景公，而与诸将自行其意。此传则言奉景公之命而行之，又与《史记》不合。要之，即就《赵世家》之文而论，其中纒处颇多，大率非实事也。故其得失是非，吾不论断。

话说晋兵追齐侯，行四百五十里，至一地，名袁娄，安营下寨，打点攻城。齐顷公心慌，集诸臣问计。国佐进曰：“臣请以纪侯之湫（音猷，宝甑也。）及玉磬，（二物皆灭纪所得。）行赂于晋，（只行赂而不谢过，殆亦为前事实是无礼，颇亦难于措词也。）而请与晋平。鲁、卫二国，则以侵地还之。”顷公曰：“如卿所言，寡人之情已尽矣。再若不从，惟有战耳。”国佐领命，捧着纪湫、玉磬二物，径造晋军，先见韩厥，致齐侯之意。韩厥曰：“鲁、卫以齐之侵削无已，故寡君怜而拯之，寡君则何仇于齐乎？”（却不道元帅有仇。）国佐答曰：“佐愿言于寡君，返鲁、卫之侵地，如何？”韩厥曰：“有中军主帅在，厥不敢专。”韩厥引国佐来见郤克，克盛怒以待之，国佐辞气俱恭。郤克曰：“汝国亡在旦夕，尚以巧言缓我耶？倘真心清平，只依我两件事。”国曰：“敢问何事？”郤克曰：“一来，要萧君同叔之女为质于晋；（同叔，萧君之字，讳言国母，故言萧女。）二来，必使齐封内茷亩尽改为东西行，万一齐异日背盟，杀汝质，伐汝国，车马从西至东，可直达也。”（只顾说出，不论道理，不虑回声，此孟浪少年声口。郤克晋之上卿，乃孟浪亦如此，何也？）国佐勃然发怒曰：“元帅差矣！萧君之女非他，乃寡君之母，以齐、晋匹敌言之，犹晋君之母也。（此句最是有力。）那有国母为质人国的道理？至于茷亩纵横，皆顺其地势之自然，若惟晋改易，与失国何异？元帅以此相难，想不允和议了。”郤克曰：“便不允汝和，汝奈我何？”国佐曰：“元帅勿欺齐太甚也，齐虽褊小，其赋千乘，诸臣私赋不下数百。今偶一挫衄，未及大亏，元帅必不允从，请收合残兵，与元帅决战于城下！一战不胜，尚可再战；再战不胜，尚可三战。（此语又足以折其骄傲之气。）若三战俱败，举齐国皆晋所有，何必质母、东亩为哉？佐从此辞矣！”委湫、磬于地，朝上一揖，昂然出营去了。（去得决烈，然亦自恃力之尚不全亏也。）

季孙行父与孙良夫在幕后闻其言，出谓郤克曰：“齐恨我深矣！必将致死于我。兵无常胜，不如从之。”（二人虽恨齐，而自顾力不如齐，恐贻将来之患耳。）郤克曰：“齐使已去，奈何？”行父曰：“可追而还也。”乃使良马驾车，追及十里之外，强拉国佐，（齐国得脸，郤克赔羞。）复转至晋营。郤克使与季孙行父、孙良夫相见，乃曰：“克恐不胜其事，以获罪于寡君，故不敢轻诺。今鲁、卫大夫合辞以请，克不能违也。克听子矣！”国佐曰：“元帅已俯从敝邑之请，愿同盟为信。齐认朝晋，且返鲁、卫之侵地。晋认退师，秋毫无犯。各立誓书。”郤克命取牲血共歃，订盟

而别。释放逢丑父复归于齐。齐顷公进逢丑父为上卿。晋、鲁、卫、曹之师，皆归本国。宋儒论此盟，谓郤克恃胜而骄，出令不恭，致触国佐之怒，虽取成而还，殊不足以服齐人之心也。（不特不足服齐之心，于已亦未有光辉。）

晋师归献齐捷，景公嘉战鞍之功，郤克等皆益地。复作新上、中、下三军：以韩厥为新中军元帅，赵括佐之；巩朔为新上军元帅，韩穿佐之；荀雅为新下军元帅，赵旃佐之。爵皆为卿。自是晋有六军，复兴伯业。（可见伯业自是力胜处多。）司寇屠岸贾见赵氏复盛，忌之益深，日夜搜赵氏之短，播于景公。又厚结栾、郤二家，以为己援。此事且阁过一边，表白在后。

齐顷公耻其兵败，吊死问丧，恤民修政，志欲报仇。晋君臣恐齐侵伐，复失伯业，乃托言齐国恭顺可嘉，使各国仍还其所侵之地。自此诸侯以晋无信义，渐渐离心，（齐人侵夺人地，晋伐而还之，可也。复令人以地予之，此何理也？真是可笑。怪不得诸侯离心。）此是后话。

再说陈夏姬嫁连尹襄老，未及一年，襄老从军于郢，夏姬遂与其子黑要恣淫。及襄老战死，黑要恋夏姬之色，不往求尸，国人颇有议论。夏姬以为耻，（晓得羞耻，还算良心不曾全昧。）欲借迎尸之名，谋归郑国。申公屈巫遂赂其左右，使传语于夏姬曰：“申公相慕甚切，若夫人朝归郑国，申公晚即来聘矣。”又使人谓郑襄公曰：“姬欲归宗国，盍往迎之？”郑襄公果然遣使来迎夏姬。楚庄王问于诸大夫曰：“郑人迎夏姬何意？”屈巫独对曰：“姬欲收葬襄老之尸，郑人任其事，以为可得，故使姬往迎之耳。”庄王曰：“尸在晋，郑安能得之？”屈巫对曰：“荀偃者，荀首之爱子也。偃为楚囚，首念其子甚切。今首新佐中军，而与郑大夫皇戌素相交厚，其必借郑皇戌居间，使请解于楚，而以王子（即谷臣。）及襄老之尸，交易荀偃。郑君以郢之战，惧晋行讨，亦将借此以献媚于晋，此真情无疑矣。”话犹未毕，夏姬入朝辞楚王，奏闻归郑之故，言下泪珠如雨，曰：“若不得尸，妾誓不反楚！”楚庄王怜而许之。

夏姬方行，屈巫遂致书于郑襄公，求聘夏姬为内子。襄公不知庄王及公子娶齐欲娶前因，以屈巫方重用于楚，欲结为姻亲，乃受其聘币，楚人无知之者。屈巫复使人至晋，通信于荀首，教他将二尸易荀偃于楚，以实其言。（为自己图谋这个妇人，却替别人出了许多主意。）荀首致书皇戌，求为居间说合。庄王欲得其子公子谷臣之尸，乃归荀偃于晋，晋亦以二尸

界楚。楚人信屈巫之言为实，不疑其有他故也。（做得宛转隐密，自然令人不觉。）及晋师伐齐，齐顷公请教于楚，值楚新丧，未即发兵。后闻齐师大败，国佐已及晋盟，楚共王曰：“齐之从晋，为楚失救之故，非齐志也。寡人当为齐伐卫、鲁，以雪鞍耻。谁能为寡人达此意于齐侯者？”申公屈巫应声曰：“微臣愿往。”共王曰：“卿此去经由郑国，就便约郑师，以冬十月之望，在卫境取齐，即以此期告于齐侯可也。”

屈巫领命归家，托言往新邑收赋，先将家属及财帛装载十余车，陆续出城。自己乘辎车在后，星驰往郑，致楚王师期之命。遂与夏姬在馆舍成亲，二人之乐可知矣！（若使王元美叙此，自然有一篇绝妙文章。）有诗为证：“佳人原是老妖精，到处偷情旧有名。采战一双今作配，这回麀战定输赢。”夏姬枕畔谓屈巫曰：“此事曾禀知楚王否？”屈巫将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之事，诉说一遍：“下官为了夫人，费下许多心机，今日得谐鱼水，生平愿足！下官不敢回楚，明日与夫人别寻安身之处，偕老百年，岂不隐便？”夏姬曰：“原来如此。（屈巫费了许多心机，弃官有罪，既已表白出来，夏姬无一话感谢，只如此淡淡答之，是仍有不甚惬意处郁？一笑。）夫君既不回楚，那使齐之命，如何消缴？”屈巫曰：“我不往齐国去了。方今与楚抗衡，莫如晋国，我与汝适晋可也。”次早，修下表章一道，付与从人，寄复楚王，遂与夏姬同奔晋国。

晋景公方以兵败于楚为耻，闻屈巫之来，喜曰：“此天以此人赐我也！”即日拜为大夫，赐邢地为之采邑。屈巫乃去屈姓，以巫为氏，名臣，至今人称为申公巫臣。巫臣自此安居于晋。

楚共王接得巫臣来表，拆而读之，略云：“蒙郑君以夏姬室臣，臣不肖，遂不能辞。（但恐求之不得，却偏说遂不能辞。）恐君王见罪，暂寓晋国。使齐之事，望君王别遣良臣。死罪！死罪！”共王见表大怒，召公子婴齐、公子侧使观之。公子侧对曰：“楚、晋世仇，今巫臣适晋，是反叛也，不可不讨。”公子婴齐复曰：“黑要烝母，是亦有罪，宜并讨之。”共王从其言，乃使公子婴齐领兵抄没巫臣之族，使公子侧领兵擒黑要而斩之。两族家财，尽为二将分得享用。（假公济私，不言已见。）巫臣闻其家族被诛，乃遗书于二将，略云：“尔以贪残事君，多杀不辜，余必使尔等疲于道路以死！”婴齐等秘其书，不使闻于楚王。巫臣为晋画策，请通好于吴国，因以车战之法教导吴人，留其子狐庸仕于吴为行人，使通晋、吴之信，往来不绝。自此吴势日强，兵力日盛，尽夺取楚东方之属国。寿梦

遂僭爵为王。楚边境被其侵伐，无宁岁矣。(贤臣资敌，必致貽殃。)后巫臣死，狐庸复屈姓，遂留仕吴，吴用为相国，任以国政。

冬十月，楚王拜公子婴齐为大将，同郑师伐卫，残破其郊。因移师侵鲁，屯于杨桥之地。仲孙蔑请赂之。乃括國中良匠及织女、针女(善针指者。)各百人，献于楚军，请盟而退。晋亦遣使邀鲁侯同伐郑国，鲁成公复从之。周定王二十年，郑襄公坚薨，世子费嗣位，是为悼公。因与许国争田界，许君诉于楚，(也是一国之君，却讼曲直于他国，若百姓然，可怜，可叹。)楚共王为许君理直，使人责郑。郑悼公怒，乃弃楚从晋。是年，郤克以箭疮失于调养，左臂遂损，乃告老，旋卒。栾书代为中军元帅。明年，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，栾书救之。

时晋景公以郑、齐俱服，颇有矜慢之心，宠用屠岸贾，游猎饮酒，复如灵公之日。(此下事颇有讹谬，不足信，已具本卷总批中。)赵同、赵括与其兄赵婴并不睦，诬以淫乱之事，逐之奔齐，景公不能禁止。时梁山无故自崩，壅塞河流，三日不通。景公使太史卜之。屠岸贾行赂于太史，使以“刑罚不中”为言。景公曰：“寡人未常过用刑罚，何为不中？”屠岸贾奏曰：“所谓‘刑罚不中’者，失入失出，皆不中也。赵盾弑灵公于桃园，载在史册，此不赦之罪，成公不加诛戮，且以国政任之。延及于今，逆臣子孙布满朝中，何以惩戒后人乎？且臣闻赵朔、原(赵同食采于原)屏(赵括食采于屏。)等，自恃宗族众盛，将谋叛逆。楼婴(赵婴齐封楼，故曰楼婴。)欲行谏沮，被逐出奔。栾、郤二家畏赵氏之势，隐忍不言。梁山之崩，天意欲主公声灵公之冤，正赵氏之罪耳！”景公自战郄时，已恶同、括专横，遂惑其言。问于韩厥，厥对曰：“桃园之事，与赵盾何与？况赵氏自成季(赵衰行季，谥成。)以来，世有大勋于晋，主公奈何听细人之言，而疑功臣之后乎？”景公意未释然，复问于栾书、郤锜。二人先受岸贾之嘱，含糊其词，不肯替赵氏分辩。景公遂信岸贾之言，以为实然，乃书赵盾之罪于版，付岸贾曰：“汝好处分，勿惊国人！”

韩厥知岸贾之谋，夜往下宫，报知赵朔，使预选逃遁。朔曰：“吾父抗先君之诛，遂受恶名。今岸贾奉有君命，必欲见杀，朔何敢避？但吾妻见有身孕，已在临月，倘生女不必说了；天幸生男，尚可延赵氏之祀。此一点骨血，望将军委曲保全，朔虽死犹生矣！”韩厥泣曰：“厥受知于宣孟，(赵盾字孟，谥宣。)以有今日，恩同父子。今日自愧力薄，不能断贼之首，所命之事，敢不力任？但贼臣蓄愤已久，一时发难，玉石俱焚，厥

有力亦无用处。及今未发，何不将公主（朔妻，成公之女。）潜送入宫，脱此大难？后日公子长大，庶有报仇之日也。”朔曰：“谨受教。”二人洒泪而别。

赵朔私与庄姬约：“生女，当名曰文；若生男，当名曰武。文人无用，武可报仇。”独与门客程婴言之。庄姬从后门上温车，程婴护送，径入宫中，投其母成夫人（景公母）去了。夫妻分别之苦，自不必说。

比及天明，岸贾自率甲士，围了下宫。将景公所书罪版，悬于大门，声言：“奉命讨逆。”遂将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旃各家老幼男女，尽行诛戮，旃子赵胜时在邯郸，（胜封邑，在今广平府。）独免，后闻变，出奔于宋。当时杀得尸横堂户，血浸庭阶，简点人数，单单不见庄姬。岸贾曰：“公主不打紧，但闻怀妊将产，万一生男，留下逆种，必生后患。”有人报说：“夜半有温车入宫。”岸贾曰：“此必庄姬也。”即时来奏晋侯，言：“逆臣一门，俱已诛绝，只有公主走入宫中。伏乞主裁！”景公曰：“吾姑乃母夫人所爱，不可问也。”岸贾又奏曰：“公主怀孕将产，万一生男，留下逆种，异日长大，必然报仇，复有桃园之事，主公不可不虑。”景公曰：“生男则除之。”岸贾乃日夜使人探伺庄姬生产消息。数日后，庄姬果然生下一男。成夫人分付宫中假说生女。屠岸贾不信，欲使家中乳媪入宫验之。庄姬情慌，与其母成夫人商议，推说所生女已死。此时景公耽于淫乐，国事全托于岸贾，恣其所为。岸贾亦疑所生非女，且未死，乃亲率女仆，遍索宫中。庄姬乃将孤儿置于裤中，对天祝告曰：“天若灭绝赵宗，儿当啼；若赵氏还有一脉之延，儿则无声。”乃女仆牵出庄姬，搜其宫，一无所见，裤中绝不闻啼号之声。岸贾当时虽然出宫去了，心中到底狐疑。或言：“孤儿已寄出宫门去了。”岸贾遂悬赏于门：“有人首告孤儿真信，与之千金；知情不言，与窝藏反贼一例，全家处斩。”又分付宫门上出人盘诘。

却说赵盾有两个心腹门客，一个是公孙杵臼，一个是程婴。先前闻屠岸贾围了下宫，公孙杵臼约程婴同赴其难。婴曰：“彼假托君命，布词讨贼，我等与之俱死，何益于赵氏？”杵臼曰：“明知无益，但恩主有难，不敢逃死耳！”婴曰：“姬氏有孕，若男也，吾与尔共奉之；不幸生女，死犹未晚。”及闻庄姬生女，杵臼泣曰：“天果绝赵氏乎？”程婴曰：“未可信也，吾当察之。”乃厚赂宫人，使通信于庄姬。庄姬知程婴忠义，密书一“武”字递出。程婴私喜曰：“公主果生男矣！”及岸贾搜索宫中不得，程

要谓杵臼曰：“赵氏孤在宫中，索之不得，此天幸也！但可瞒过一时耳，后日事泄，屠贼又将搜索。必须用计偷出宫门，藏于远地，方保无虞。”杵臼沉吟了半日，问婴曰：“立孤与死难，二者孰难？”婴曰：“死易耳，立孤难也。”杵臼曰：“子任其难，我任其易，何如？”婴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杵臼曰：“诚得他人婴儿，诈称赵孤，吾抱往首阳山中，汝当出首，说孤儿藏处。屠贼得伪孤，则真孤可免矣。”程婴曰：“婴儿易得也。必须窃得真孤出宫，方可保全。”杵臼曰：“诸将中惟韩厥受赵氏恩最深，可以窃孤之事托之。”程婴曰：“吾新生一儿，与孤儿诞期相近，可以代之。然子既有藏孤之罪，必当并诛，子先我而死，我心何忍？”因泣下不止。杵臼怒曰：“此大事，亦美事，何以泣为？”婴乃收泪而去。夜半，抱其子付与杵臼之手，即往见韩厥。先以“武”字示之，然后言及杵臼之谋。韩厥曰：“姬氏方有疾，命我求医。汝若哄得屠贼亲往首阳山，吾自有出孤之计。”

程婴乃扬言于众曰：“屠司寇欲得赵孤乎，曷为索之宫中？”屠氏门客闻之，问曰：“汝知赵氏孤所在乎？”婴曰：“果与我千金，当告汝。”门客引见岸贾，岸贾叩其姓氏。对曰：“程氏名婴，与公孙杵臼同事赵氏。公主生下孤儿，即遣妇人抱出宫门，托吾两人藏匿。婴恐日后事露，有人出首，彼获千金之赏，我受全家之戮，是以告之。”岸贾曰：“孤在何处？”婴曰：“请屏左右，乃敢言。”岸贾即命左右退避。婴告曰：“在首阳山深处，急往可得，不久当奔秦国矣。然须大夫自往，他人多与赵氏有旧，勿轻托也。”岸贾曰：“汝但随吾往，实则重赏，虚则死罪。”婴曰：“吾亦自山中来此，腹馁甚，幸赐一饭。”岸贾与之酒食。婴食毕，又催岸贾速行。

岸贾自率家甲三千，使程婴前导，径往首阳山。纡回数里，路极幽僻，见临溪有草庄数间，柴门双掩。婴指曰：“此即杵臼孤儿处也。”婴先叩门，杵臼出迎，见甲士甚众，为仓皇走匿之状。婴喝曰：“汝勿走，司寇已知孤儿在此，亲自来取，速速献出可也。”言未毕，甲士缚杵臼来见岸贾。岸贾问：“孤儿何在？”杵臼赖曰：“无有。”岸贾命搜其家，见壁室有锁甚固。甲士去锁，入其室，室颇暗，仿佛竹床之上，闻有小儿惊啼之声。抱之以出，锦绉绣襦，俨如贵家儿。杵臼一见，即欲夺之，被缚不得前，乃大骂曰：“小人哉，程婴也！昔下宫之难，我约汝同死，汝说：‘公主有孕，若死，谁作保孤之人！’今公主将孤儿付我二人，匿于此山。汝与我同谋做事，却又贪了千金之赏，私行出首。我死不足惜，何以报赵宣孟之恩乎？”千小人，万小人，骂一个不住。程婴羞惭满面，谓岸贾曰：

“何不杀之？”岸贾喝令：“将公孙杵臼斩首！”自取孤儿掷之于地，一声啼哭，化为肉饼。哀哉！髯翁有诗云：

一线宫中赵氏危，宁将血嗣代孤儿。

屠奸纵有弥天网，谁料公孙已售欺？

屠岸贾起身往首阳山擒捉孤儿，城中那一处不传遍，也有替屠家欢喜的，也有替赵家叹息的，那宫门盘诘就怠慢了。韩厥却教心腹门客假作草泽医人，入宫看病，将程婴所传“武”字粘于药囊之上。庄姬看见，已会其意。诊脉已毕，讲几句胎前产后的套语。庄姬见左右宫人俱是心腹，即以孤儿裹置药囊之中。那孩子啼哭起来，庄姬手抚药囊，祝曰：“赵武，赵武！我一门百口冤仇，在你一点血泡身上，出宫之时，切莫啼哭！”分付已毕，孤儿啼声顿止。走出宫门，亦无人盘问。韩厥得了孤儿，如获珍宝，藏于深室，使乳妇育之，虽家人亦无知其事者。

屠岸贾回府，将千金赏赐程婴。程婴辞不愿赏。岸贾曰：“汝原为邀赏出首，如何又辞？”程婴曰：“小人为赵氏门客已久，今杀孤儿以自脱，已属非义，况敢利多金乎？倘念小人微劳，愿以此金收葬赵氏一门之尸，亦表小人门下之情于万一也。”岸贾大喜曰：“子真信义之士也！赵氏遗尸，听汝收取不禁，即以此金为汝营葬之资。”程婴乃拜而受之，尽收各家骸骨，棺木盛殓，分别葬于赵盾墓侧。（盾墓在今平阳府太平县。）事毕，复往谢岸贾。岸贾欲留用之，婴流泣言曰：“小人一时贪生怕死，作此不义之事，无面目复见晋人，从此将糊口远方矣。”程婴辞了岸贾，往见韩厥，厥将乳妇及孤儿交付程婴。婴指为己子，携之潜入孟山（山在今太原府孟县。）藏匿。后人因名其山曰藏山，以藏孤得名也。

后三年，晋景公游于新田，见其土沃水甘，因迁其国，谓之新绛，以故都为故绛。百官朝贺，景公设宴于内宫，款待群臣。日色过哺，（申时曰哺）左右将治烛，忽然怪风一阵，卷入堂中，寒气逼人，在座者无不惊颤。须臾，风过，景公独见一蓬头大鬼，身長丈余，披发及地，自户外而入，攘臂大骂曰：“天乎！我子孙何罪，而汝杀之？我已诉闻于上帝，来取汝命！”言毕，将铜锤来打景公。景公大叫：“群臣救我！”拔佩剑欲斩其鬼，误劈自己之指。群臣不知何为，慌忙抢剑。景公口吐鲜血，闷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犇养叔献艺

魏相明知秦为仇敌之国，而慨然请往以求医，可谓忠义之士。至以大义责秦桓，言词正大而明晰。卒以得请，则又其才之过人也。

晋臣因主君之疾，欲觅高医，不憚宛转于仇敌之国，以求致之，具见忠义之甚。高医至而疾果不可为，斯可委之于数矣。然亦必医者之言，果能真知确见，斯臣子之心可以无憾也。今人自既不能知医，于君父有疾，又不慎加选择，乃听之庸医之手，轻者加重，重者致危，乃委之于命数为不可救，可悲可叹。

晋、楚讲和，自是大事。子侧楚之司马，亦是大臣，子重乃不使之与议，亦有不是。但南北构兵，生民涂炭久矣，幸而讲和，非独两国生民之福，其关系于天下者甚大。己不与议，纵为无功，独不享其利乎？子侧乃以争功之故，逞嫉妒之心，背盟而构难，其罪大矣！后卒以鄢陵之役，兵败自缢，虽出子重报怨之心，然楚子止之而不及，则亦有天道存于其间也。

鄢陵之役，士燮不欲胜楚，以为外宁必有内忧，固是老成之见。然以事势而论，却不尽然。楚人历称强横，中国久苦其凭陵。虽以齐桓之贤，谋之数十年而竟不能制，幸有城濮一战，始挫其锋，中国得以稍安。然其心固未尝一日相忘也，及晋师败郟之后，楚之肆横如故矣。中国之能与楚抗者，惟晋而已，若又让之，则楚人必将更进而无已。诸侯见晋之不能庇己，亦将离心，是未必能有傲于君心，而已先失累世经营之伯业，未可以为良图也。况不贤之君虽有外惧，亦岂足以正其邪心乎？与其内外俱败，又不如且图攘外，徐思安内。至外已攘，而无安内之策，则自是执政之不善为谋，岂可以攘外为过耶？

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，口吐鲜血，闷倒在地。内侍扶入内寝，良久方醒。群臣皆不乐而散。景公遂病不能起，左右或言：“桑门大巫（巫者居于桑门。）能白日见鬼，（与鬼为邻，自然活得不久。）盍往召之？”桑门大巫奉晋侯之召，甫之寝门，便言：“有鬼！”景公问：“鬼状何如？”大巫对曰：“蓬头披发，身长丈余，以手拍胸，其色甚怒。”景公曰：“巫言与寡人所见正合，言寡人枉杀其子孙，不知此何鬼也？”大巫曰：“先世

有功之臣，其子孙被祸最惨者是也。”景公愕然曰：“莫非赵氏之祖乎？”屠岸贾在旁，（大鬼却不打他，却是何故？）即奏曰：“巫者乃赵氏门客，故借端为赵氏讼冤，吾君不可听信。”（便该问他：据你说来，却是何鬼？）景公嘿然良久，又问曰：“鬼可禳否？”大巫曰：“怒甚，禳之无益。”景公曰：“然则寡人大限何如？”大巫曰：“小人冒死直言，恐君之疾不能尝新麦也。”（只说见鬼罢了，断他死期则甚？）屠岸贾曰：“麦熟只在月内，君虽病，精神犹旺，何至如此？若主公得尝新麦，汝当死罪！”不由景公发落，叱之使出。大巫去后，景公病愈深。晋国医生入视，不识其症，不敢下药。（不识其症，便不敢下药，还算好医生。今日医生，只图骗人家几分银子，满口乱嚼者多矣，吾安得不思古人？）

大夫魏犇之子魏相言于众曰：“吾闻秦有名医二人：高和、高缓，得传授于扁鹊，能达阴阳之理，善攻内外之症，见为秦国太医，（不知此二人招牌上有“扁鹊师传及太医院”字样否？可笑。）欲治主公之病，非此人不可。盍往请之？”众曰：“秦乃吾之仇国，岂肯遣良医以救吾君哉？”魏相又曰：“恤患分灾，邻国之美事。某虽不才，愿掉三寸之舌，必得名医来晋。”众曰：“如此，则举朝皆拜子之赐矣。”

魏相即日束装，驰轺车，星夜往秦。秦桓公问其来意，魏相奏曰：“寡君不幸而沾狂病，闻上国有良医和、缓，有起死回生之术，臣特来敦请，以救寡君。”桓公曰：“晋国无理，屡败我兵。吾国虽有良医，岂救汝君哉？”魏相正色曰：“明公之言差矣！夫秦、晋比邻之国，故我献公与尔穆公结婚定好，世世相亲。尔穆公始纳惠公，复有韩原之来战；继纳文公，又有汜南之背盟。（围郑之役，秦军汜南，从烛武之说，背晋先归。）不终其好，皆尔为之。文公即世，穆公又过听孟明，欺我襄公之幼弱，师出崤山，袭我属国，自取败衄。我获三帅，赦而不诛，旋违誓言，夺我王宫。灵康之世，我一侵崇，尔即伐晋。及我景公问罪于齐，明公又遣杜回兴救齐之师。败不知惩，胜不知止，弃好寻仇，莫不由秦。明公试思，晋犯秦乎？秦犯晋乎？今寡君有负兹（兹，孽也。诸侯有病称负兹。）之忧，欲借针砭于高邻，诸臣皆曰：‘秦绝我甚，必不许。’臣曰：‘不然。秦君屡举不当，安知不悔于厥心？此行也，将假国手以修先君之旧好。’明公若不许，则诸臣之料秦者中矣。（说人先已料之，是说中人之法。）夫邻有恤患之谊，而明公废之；医有活人之心，而明公背之，窃为明公不取也。”（又以道理责之，是说中人之法。）秦桓公见魏相言辞慷慨，分割详明，不

觉起敬曰：“大夫以正见责寡人，敢不听教！”即诏太医高缓往晋。魏相谢恩，遂与高缓同出雍州，星夜望新绛而来。有诗为证：

媿媿于今作寇仇，幸灾乐祸是良谋。

若非魏相漏翻舌，安得名医到绛州？

时晋景公病甚危笃，日夜望秦医不至。忽梦有二竖子从己鼻中跳出，一竖曰：“秦高缓乃当世之名医，彼若至，用药，我等必然被伤，何以避之？”又一竖子曰：“若躲居育（音荒）之上，（育，膈也。）膏之下，（膏，心也。）彼能奈我何哉？”须臾，景公大叫心膈间疼痛，坐卧不安。少顷，魏相引高缓至。入宫诊脉毕，缓曰：“此病不可为矣！”景公曰：“何故？”缓对曰：“此病居育之上，膏之下，既不可以灸攻，又不可以针达，即使用药之力，亦不能及。此殆天命也。”（古之名医使鬼怕，今之名医则怕鬼，殊可笑也。一友曰：“今人亦有强似古人处，能使鬼怕而不怕鬼。”问之，答曰：“服药而死，做鬼自然还怕，若放心大胆用药，医死人岂非不怕鬼乎？”一笑。）景公叹曰：“所言正合吾梦，真良医矣！”（真名医，言能合梦，时下名医，则其言乃在梦中耳。）厚其钱送之礼，遣归秦国。

时有小内侍江忠，伏侍景公辛苦，早间不觉失睡。梦见背负晋侯飞腾于天上，醒来与左右言之。值屠岸贾入宫问疾，闻其梦，贺景公曰：“天者阳明，病者阴暗；飞腾天上，离暗就明，君之疾必渐平矣。”（小人奉承人，类多如此。）晋侯是日亦自觉胸膈稍宽，闻言甚喜。忽报：“甸人（耕公田者。）来献新麦。”景公欲尝之，命饗人（主朝膳者。）取其半，舂而屑之为粥。屠岸贾恨桑门大巫言赵氏之冤，乃奏曰：“前巫者言主公不能食新麦，今其言不验矣！可召而示之。”景公从其言，召桑门大巫入宫，使岸贾责之曰：“新麦在此，犹患不能尝乎？”巫者曰：“尚未可知。”景公色变。岸贾曰：“小臣咒诅，当斩！”即命左右牵去。大巫叹曰：“吾因明于小术，以自祸其身，岂不悲哉！”左右献大巫之首，（生平说鬼话太多，自然要招杀头之祸。一笑。）恰好饗人将麦粥来献，时日已中矣。景公方欲取尝，忽然腹胀欲泄，唤江忠：“负我登厕。”才放下厕，一阵心疼，立脚不住，坠于厕中。江忠顾不得污秽，抱他起来，气已绝矣。（我疑便是大巫索命耳。一笑。）到底不曾尝新麦，屈杀了桑门大巫，皆屠岸贾之过也！上卿栾书率百官奉世子州蒲举哀即位，是为厉公。众议江忠曾梦负公登天，后负公以出于厕，正应其梦，遂用江忠为殉葬焉。（即使应梦，何必为殉？可笑。）当时若不言其梦，无此祸矣。口舌害身，不可不慎也。

因晋景公为厉鬼击死，晋人多有言赵门冤枉之事者，只为栾、郤二家，都与屠岸贾交通相善，只有一个韩厥，孤掌难鸣，是以不敢为赵家申冤。

时宋共公遣上卿华元行吊于晋，兼贺新君。因与栾书商议，欲合晋、楚之成，免得南北交争，生民涂炭。（大是好人，造福不浅。）栾书曰：“楚未可信也。”华元曰：“元善于子重，（婴齐字。）可以任之。”栾书乃使其幼子栾针同华元至楚，先与公子婴齐相见。婴齐见栾针年青貌伟，问于华元，知是中军元帅之子，欲试其才，问曰：“上国用兵之法何如？”针对曰：“整。”又问：“更有何长？”针对曰：“暇。”婴齐曰：“人乱我整，人忙我暇，何战不胜？二字可谓简而尽矣！”由此倍加敬重。遂引见楚王，定议两国通好，守境安民，动干戈者，鬼神殛之！遂订期为盟。晋士燮、楚公子罢，（音反。）共歃血于宋国西门之外。

楚司马公子侧自以不曾与议，大怒曰：“南北之不相通久矣！子重欲擅合成之功，吾必败之！”（只欲败他人之功，不顾自己作业耶？）探知巫臣纠合吴子寿梦，与晋、鲁、齐、宋、卫、郑各国大夫会于钟离，（今凤阳府临淮县。）公子侧遂说楚王曰：“晋、吴通好，必有谋楚之情。宋、郑俱从，楚之宇下一空矣。”共王曰：“孤欲伐郑，奈西门之盟何？”公子侧曰：“宋、郑受盟于楚，非一日矣。惟不顾盟，是以附晋。今日之事，惟利则进，何以盟为？”共王乃命公子侧伐郑，郑复背晋从楚。此周简王十年事也。

晋厉公大怒，集诸大夫计议伐郑。时栾书虽则为政，而三郤擅权。那三郤？乃郤锜（克之子）、郤犇（克从弟）、郤至（步扬之孙）。锜为上军元帅，犇为上军副将，至为新军副将。犇子郤穀，至弟郤乞，并为大夫用事。伯宗为人正直敢言，屡向厉公言：“郤氏族大势盛，宜分别贤愚，稍抑其权，以保全功臣之后。”厉公不听。三郤恨伯宗入骨，遂潜伯宗谤毁朝政，厉公信之，反杀伯宗。（所以说好话亦要看地方。）其子伯州犁奔楚，楚用为太宰，与之谋晋。厉公素性骄侈，兼好内外嬖幸甚多。外嬖胥童（胥克子，胥甲之孙）、夷羊五、长鱼矫、匠丽氏等一班少年，皆拜为大夫。内嬖美姬爱婢，不计其数。日事淫乐，好谀恶直，政事不修，（即如此等，岂亦由于胜楚耶？）群臣解体。士燮见朝政日非，不欲伐郑。郤至曰：“不伐郑，何以求诸侯？”栾书曰：“今日失郑，鲁、宋亦将离心，温季（郤至字季，封于温。）之言是也。”楚降将苗贲皇亦劝伐郑。厉公从其言，独留荀偃居守，遂亲率大将栾书、士燮、郤锜、荀偃、韩

厥、郤至、魏犇、栾针等，出车六百乘，浩浩荡荡，杀奔郑国。一面使郤犇往鲁、卫各国，请兵助战。

郑成公闻晋兵势大，欲谋出奔。大夫姚句耳曰：“郑地褊小，间于两大，只宜择一强者而事之，岂可朝楚暮晋，而岁岁受兵乎？”郑成公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句耳曰：“依臣之见，莫如求救于楚。楚至，吾与之夹攻，大破晋兵，可保数年之安也。”成公遂遣句耳往楚求救。楚共王终以西门之盟为嫌，（肯以盟誓为嫌，还算好人。今人满口赌咒，转背即忘者多矣。）不欲起兵，问于令尹婴齐。婴齐对曰：“我实无信，以致晋师，又庇郑而与之争，勤民以逞，胜不可必，不如待之。”公子侧进曰：“郑人不忍背楚，是以告急。前不救齐，今又不救郑，是绝归附者之望也。（此处说来却亦有理，只是前次不该伐郑耳。）臣虽不才，愿提一旅，保驾前往，务要再奏‘掬指’之功。”（大话虽则好听，只怕未必。）共王大悦，乃拜司马公子侧为中军元帅，令尹公子婴齐将左军，右尹公子壬夫将右军，自统亲军两广之众，望北进发，来救郑国。日行百里，其疾如风，早有哨马报入晋军。士燮私谓栾书曰：“君幼不知国事，吾伪为畏楚而避之，以傲君心，使知戒惧，犹可少安。”（即使避楚，未必少安，徒以重辱耳。）栾书曰：“畏避之名，书不敢居也。”士燮退而叹曰：“此行得败为幸，（不知要伤害多少人，何乃为幸？）万一战胜，外宁必有内忧，吾甚惧之！”

时楚兵已过鄢陵，（今开封府鄢陵县。）晋兵不能前进，留屯祖闾，（在鄢陵县北二十里。）两下各安营下寨。来日，是六月甲午大尽之日，名为晦日。晦不行兵，晋军不做准备。鼓漏且尽，天色犹未大明，忽然寨外喊声大振，守营军士忙来报：“楚军直逼本营，排下阵势。”栾书大惊曰：“彼既压我军而阵，我军不能成列，交兵恐致不利，且坚守营垒，待从容设计以破之。”诸将纷纷议论，有言选锐突阵者，有言移兵退后者。时士燮之子名丐，年才一十六岁，闻众议不决，乃突入中军，禀于栾书曰：“元帅患无战地乎？此易事也。”栾书曰：“子有何计？”士丐曰：“传令牢把营门，军士于寨内暗暗将灶土尽皆削平，并用木板掩盖，不过半个时辰，结阵有余地矣。既成列于军中，决开营垒，以为战道，楚其奈我何哉？”栾书曰：“井灶乃军中急务，平灶塞井，何以为食？”丐曰：“先命各军预备干粮净水，足支一二日，俟布阵已定，分拨老弱于营后另作井灶就之。”（详备稳妥，真是好计。）士燮本不欲战，见其子进计，大怒，（如此而不欲战，不知何以自全？）骂曰：“兵之胜负，关系天命。汝童子有何知